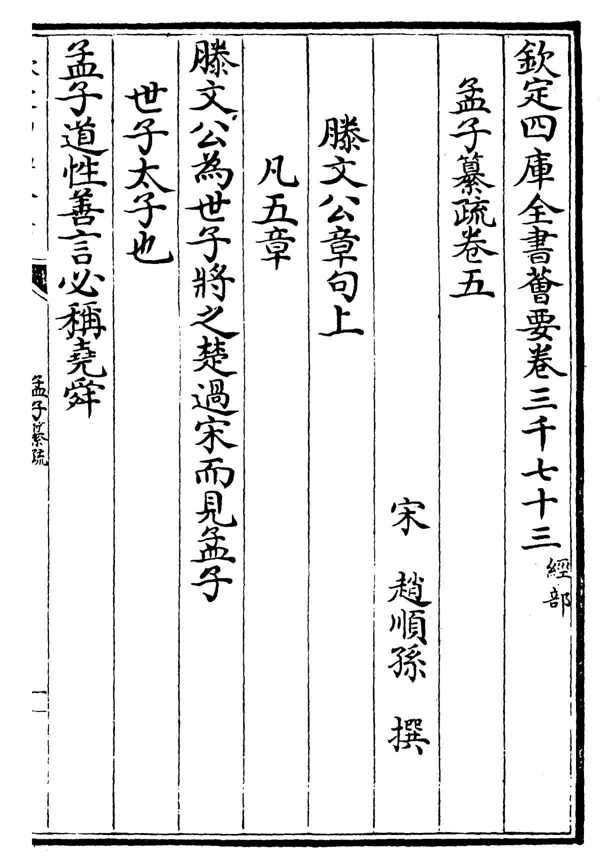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孟子纂疏卷五

宋 趙順孫 撰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禀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或問此一節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〇文集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

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氣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語錄曰七篇論性處只此一處較說得盡須是日日認一過○又曰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又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方做得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問惟堯

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恬於嗜慾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應不見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黄氏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為也道之不明久矣舉天下之人汨沒於利欲之中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天之所以與我而堯舜可為者懵然莫覺也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厲之以自彊之志則將有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而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矣

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

程子曰性即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文集曰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理而無人欲耳○語録曰性只是此理○又曰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又曰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為性○又曰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又曰性即理也四字攧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又

曰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修○又曰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問凡言善惡必先善而後惡何也曰先有理而後有氣也○真氏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聞者非徒不之信而亦莫之疑也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雖若怪之而實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文集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輔氏曰二說

自不相礙集註則言世子所以致疑者其意如此講義則言世子比當時之人則尚能致疑於其間三說相須其義始備性本一理則道無二致故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文集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氷無真實得力處也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文集曰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

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又曰大要為聖賢須是猛喫瞑眩之藥相似服教他麻了一上及其定疊病自退了○蔡氏曰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輔氏曰此可見孟子之所謂性與道非外事與物而言之也○愚案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輔氏曰性善是那義理之綱領識得性盡則凡出處語默言論風旨凡孟子所說許多義理皆自此流出無有一事是在外者因人不識其性善故

言不及惟程子學已至到故知得孟子此說真能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也○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盖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或問三年之喪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語録曰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愚謂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

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語錄曰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

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

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輔氏曰是應前面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輔氏曰是應上句不可他求之意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輔氏曰若如或者之說則可字當作皆字若作可字則不成文理○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

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説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悦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悦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輔氏曰林氏之說雖集註翦截增益以成之然辭順義精說得人心事理坦然明白學者苟能熟玩而深繹之則必有所發於已而知性善之旨矣至論文公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以為學問之力則尤有益於學者大凡學者必須知此理然後有進而識古人為已之學之意矣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輔氏曰前則云使然友問後則云使畢戰問此但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可越國往見孟子則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詩傳曰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愚謂綯繩之絞也所用葢野廬之屋者絞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葢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人君者若

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也思過半矣

民之為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愚謂人君纔恭敬則自然能以禮接下纔節儉則自然能取民以制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産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輔氏曰天理人欲固不容於並立然先儒多以為孟子取陽虎之言是不以人廢言之公心惟集註以為所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者其說尤為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語錄曰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則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永嘉陳氏曰夏商若同是井田則皆八家同為一井但田分多寡耳夏之井則為五十畝者九其中五十畝為公田商之井則為七十畝者九其中七十畝為公田此以周井田

法約之但孟子言唯助為有公田貢則什取其一即是夏之貢不井但於五十畝之中抽十之一以供貢商之助則井却於七十畝之什一以輸官外别取公田之什一以輸官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語錄曰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永嘉諸人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

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去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實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問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陳氏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什而賦其一野外都鄙之地用助法田以井授中百畝為公田八家各私外百畝同養公田○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案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溝即不見得包溝洫在內若是在內當云百夫十夫之間矣匠人溝洫却在內故皆以間

言方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九萬夫遂人近人兩處各是一法朱子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途路方員可以如圖蓋萬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徑法攤算逐一見其子數若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法整齊分畫故逐處畫為井田雖有溝洫不能如圖故但言在其閒其地縣亘一同之地為萬夫者九故以徑法紐算但止言其母數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

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輔氏曰其曰助法乃是九一者是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請野九一而助知其然也而商制實無可考其曰竊料商制亦當如周制則一夫實耕公田七畝通私田七十畝亦為十一分而取其一也與九一之制亦不合然十一而取其一則亦與什一之制不爭多故曰其實皆什一也

徹通也均也輔氏曰謂徹法耕則通力而共作收則計畝而均分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愚謂此言豐樂之歲其粒米狼藉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為暴虐則以寡取之凶荒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之意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

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詩傳曰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語錄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又曰孟子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語錄曰問鄉學如何曰皆於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輔氏曰養老序射皆學校教人之事特三代欲異其名故取義不同耳然此三者皆鄉學也故異名至於國學則但同謂之學而已言學則庠校序皆舉之矣鄉學雖

有異名國學雖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語錄曰孟子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是亦要國大方做得小底亦不奈何○輔氏曰所謂聖賢則總五帝三王及輔佐之賢與夫孔子孟子而言之也恭儉德也禮下取民有制政事也貢助徹法度也學校教也所以成終也內外兩盡政教具舉本末始終有序為國之道備矣國雖褊小勢不能致王業之興然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為王者師則德澤亦足以及於天下

矣於此可見聖賢至公無我之心而或者猶疑孟子不當勸齊王行王道者何哉齊梁地廣民衆其不王者不為耳故孟子勸以行王政滕國壤地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也故教以彊為善以為王者師以此見孟子之道能大能小無不可為之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輔氏曰因其使畢戰來問故知是使畢戰主為其事

而因使之來問其詳也度孟子之來滕國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之若孟子尚留滕國則文公亦必親與之商略矣

井地即井田也愚謂井地則言其始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既已

成井而言之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輔氏曰治地謂開辟其方里為井之地也分田謂分為九百畝之田也田側有溝塗上有塗封植則封其所植之木以為界止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輔氏曰經畫界止之法不修則田無定制不定為一夫授田百畝之制而民之豪強者惟其所取得以兼并其他人之所有我之所占者既多則人之所得者或少故於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則不特取公田十一之賦而暴君貪吏惟其所取得以裒歛其私田之所入此或得祿之多彼或得祿之少故於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

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輔氏曰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才有慢心事便日趨於弊壞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輔氏

曰國無大小雖小國亦有仕於朝為君子者亦必有耕於野而為野人者無君子則孰治小人無野人則孰養君子言此以見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而有國者之於經畫誠不可以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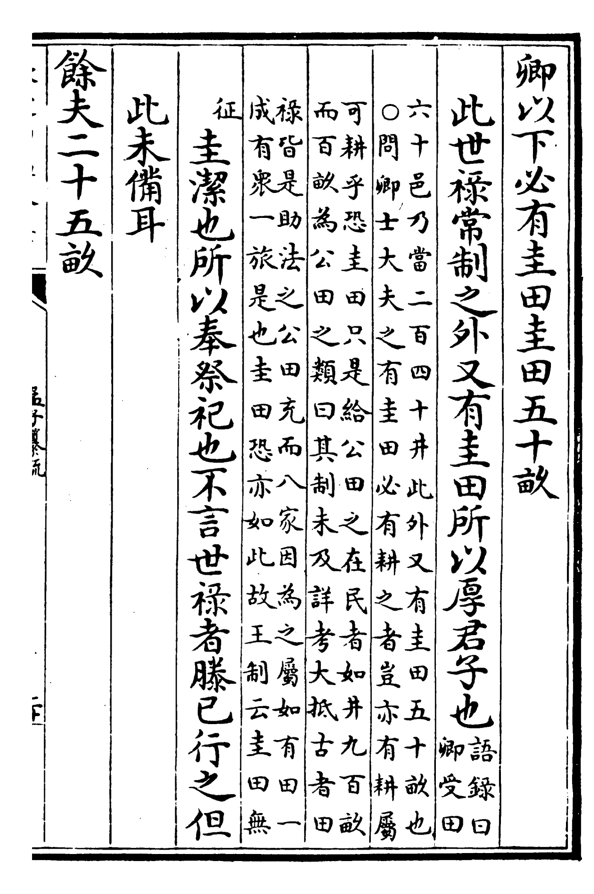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内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語錄曰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又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

四閭為族四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輔氏曰郊外都鄙用助法則收其公田之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食國中鄉遂用貢法則使耕者什而自賦其一以充國家之所用其遠近之所以不同者詳已見前段此周之所謂徹法也前所謂徹者通也均也者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是如此

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輔氏曰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彊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語錄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問卿士大夫之有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如井九百畝而百畝為公田之類曰其制未及詳考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圭田無征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畆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畆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畆之田愚案此百畆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語録曰餘夫二十五畆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畆之外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輔氏曰鄉謂萬二千五百人為鄉之鄉死徙無出鄉者死而葬者徙而居者皆不可出其鄉也鄉田同井者同鄉之人則八家同為一井一井之中其出入則自相為伴防禦寇盜則自相為助疾病則自相扶持此張子所謂井田救災恤患之事也如此則朝夕同處自然親睦也此又言助法之善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公田以為

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輔氏曰此非是解此二字之義乃就井田之法上言必能如此立法然後可謂之潤澤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茍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輔氏曰張子之學已到古聖人之心事故見得治天下先務必當以經界為急於是力攷詳究知其法之行悦之者衆苟行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既不得行則又欲私為而小驗之以明先王之法無不可行者以待後之君子嗚呼仁哉

○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

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輔氏曰常人而欲法古先哲王之事於後世者往往不曾先得古人之心屑屑然泥其既往之迹到行不得處則反出其私意穿鑿杜撰以求其必濟甚者至於嚴刑峻法以箝人之議彊民之從於是與先王之意背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唯孟子之學識其大者謂先得古先哲王之心也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而致詳謂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舊以為新謂推其既往以為今日之制雖不屑屑於已往之迹而能合於先王之意此與聖賢同一心事同一軌轍信非命世亞聖之大才不能為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輔氏曰此可見人心之所同不獨孟子以為仁政而當時之人亦莫不以為仁政也廛民所居也輔氏曰前言市廛則為市中之宅此但言廛則為民所居而已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愚謂織屨必扣椓者蓋擊之使堅實也以為食賣以供

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黄帝之説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説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説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黄帝之説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便真有神農黄帝之言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悦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盖欲陰壞孟子分别君子野人之法輔氏曰文公既有意於為國而問於孟子孟子既告之當以經界為始而

文公又使畢戰主為其事矣故鄰國皆知之而有志之士各欲以其所學來告至於異端邪説亦皆欲來售其説如許行是也許行謂君民尚當並耕而食則為君子而仕者可知矣是其説正與孟子分别君子野人相反故知許行欲陰壞其法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

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

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輔氏曰此但言其勞耳若曰以一人之身而欲自為百工之事以足其用則譬如率天下之人奔走於道路而

無時休息也其可哉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輔氏曰君子勞心以治人而食於人野人勞力以治於人而食人此理天實為之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正猶農夫與陶冶相與易事而以相濟相成也豈有相病之理乎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蔡氏曰書傳案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書傳引此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朱子晚年所訂正當以為定也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

名愚案濟水出河東郡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至千乘入海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語錄曰決汝漢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括引李翱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案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

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翺沿泝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泝而翺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至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誑孟子是以誤而孟誤也今案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語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於潛霍地勢隔驀

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閒費心力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

真氏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

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

輔氏曰舉書曰以為證者天敘即所謂固有也勑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

放勲本

史臣賛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葢命契之辭也

語錄曰問振德是施惠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省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德謂加惠也此數句先儒註解皆只大綱提過都無意味至集註而後字字研究其理如此方見聖人之用又斷以為堯命契

之辭始得允當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者可知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輔氏曰以己之善而教人使民皆為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輔氏曰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則能廣吾力之所能而俾恩惠極於廣大繼吾身之所有而俾教化推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

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檐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愚案皇覽云孔子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

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輔氏曰此自是曾子見得如此他人不知其味也學者須是深思而熟玩之直到曾子見處方知其味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詩傳曰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幽深遷升喬高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愚謂荊本州名春秋初以州舉曰荊後乃曰楚）舒國名近楚者也（愚案春秋傳杜氏註舒國今廬江舒縣）懲艾也案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

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輔氏曰下繫謂神農取噬嗑之象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

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輔氏曰若不着得精粗好惡來説則無由説得通此義自孟子來無人看得出至集註而後其義始明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輔氏曰初不言孟子有疾而忽言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則孟子之意可見此亦所謂不屑之教誨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或問夷之請見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

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輔氏曰先儒皆以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兩句為孟子設為此言以問夷子蓋於其事親至切處感發之今集註斷以為夷子實嘗厚葬其親不從墨子薄棺無椁之制者蓋墨子之說本是失於兼愛二本耳若薄葬則特其教中一事夷子雖受其教而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專舉喪葬之說以發

其意此政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

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所謂若保赤子一句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舉之而問以此言何謂也是其意欲援儒以歸墨以拒孟子之非已也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語錄曰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輔氏曰夷子蓋以墨子所謂愛無差等之說有似於儒者若保赤子之言是欲彊推墨以附儒又言施由親始謂愛無差等則皆當致厚但其所施則當自親始以釋已之所以厚葬其親之意也皆所謂遁辭也輔氏曰蓋孟子之問與說已得夷子之心是他於理已去

不得故彊為此辭說以避免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云若則是取譬也明矣蓋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正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非謂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已子者蓋兄弟之子即與已之子無異也　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輔氏曰此理乃自然而然故若天使之若此　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輔氏曰書云立愛自親始蓋人之愛皆始於事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

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
等差輕重此仁義之道所以相為用也

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

或問此一節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
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
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
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
則因其分之親踈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
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
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
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
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
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語録曰人多疑其知所
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

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為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一言而不知愛無差等為二本也○又曰既是一本其中便自然有許多差等若二本則二者並立無差等矣○又曰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又曰事他人之親如已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本有兩根也

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輔氏曰此段言夷子雖陷於墨子之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有所擇而不至妄行錯施故孟子之言得以因其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輔氏曰此又孟子略其遁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人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得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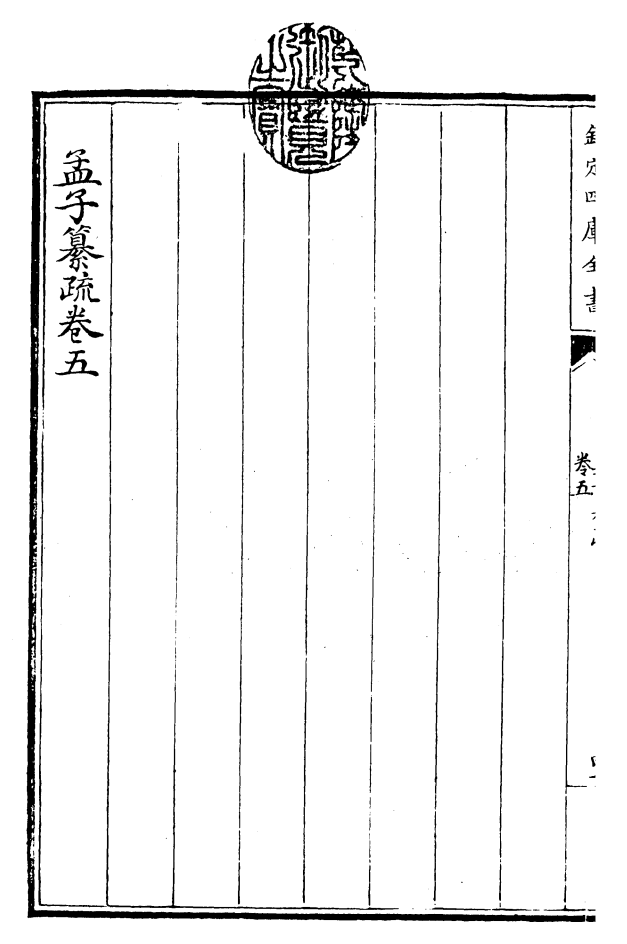
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 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嘬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葢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

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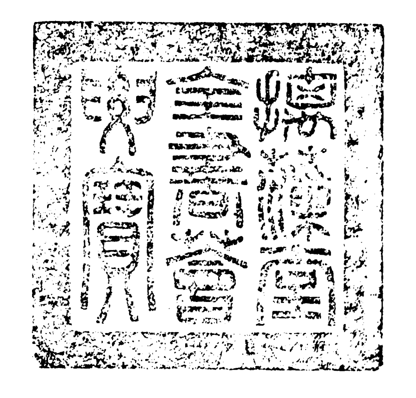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 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文集曰命之矣之字作夷之名方成句法若作虛字則不成句法

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輔氏曰此贊孟子之善於教人能因其明而入之得納約自牖之義是以力不勞而功自倍也



孟子纂疏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胡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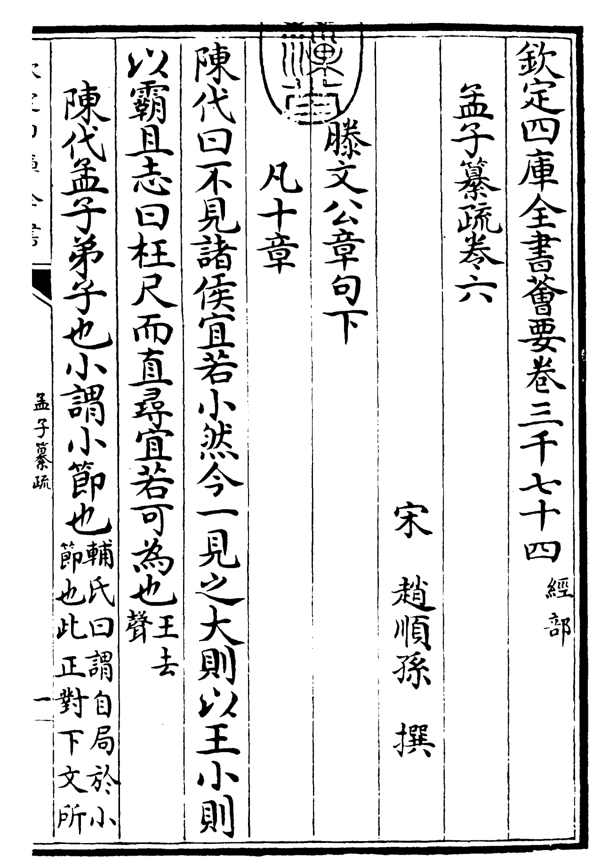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纂疏卷六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纂疏卷六

宋 趙順孫 撰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輔氏曰謂自局於小節也此正對下文所）

謂令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而言之也言不見諸侯比小則以霸又為小也　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

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語録曰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輔氏曰讀孟子須是就一章之中又斷置得如此分明方可玩索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語錄曰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死事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輔氏曰人心不可二用喻於義則昧於利喻於利則昧於義義天理也利私欲也天理有則而不流人欲橫流而不止夫人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方其始也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殆其終也則併與小大皆不復計不至於滅天理而壞人紀不止也此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

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

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輔氏曰楊氏只說何其不自重也一句便見得他是有諸已者凡人不知立已故不自重徇利忘義枉已從人無所不至唯君子明道正義知所重在已故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也其以孔孟為言者欲學者知所法也欲道之行者仁也進必以正者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此其所以為聖賢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説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輔氏曰儀衍二子皆破六國之從以為横者也故或有觸其怒者則用其險譎之術交鬬六國之君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若安居不出則天下熄然無事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黄氏曰行儀戰國之遊士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其才亦有足稱者矣以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順於人孟子以妾婦目之況於學不及古人才不及行儀哉夫順於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於人者非有他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則貪得嗜利背君賣國者皆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輔氏曰二子之說諸侯亦非能彊其所不欲也不過阿諛苟容以逢其惡

而順其意耳是乃妾婦順從之道也婦人之事夫唯當以順為正其或夫有過失亦當委曲巽順以開導之使得於義可也然亦或有彊矯其夫而得正者要之非常道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語錄曰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箇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箇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箇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

是由義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輔氏曰與民由之則是推己之所得而與民共由之也獨行其道則是其道有不容推之於人故但守其道於一己而已守其道於己則雖不得志而其道未嘗不行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愚謂富貴則求得欲從故多致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多致變其節遇威武則又易致隕穫震懼故多挫懾其志氣○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叔京名鎬昭武人○

輔氏曰他說得當時風俗人情出謂聖賢道否天下不見其德業之盛者尤好使聖賢之道得行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萬物各得其所則斯民也當安然自適於泰和之域豈復以是區區者為夸哉既不復見聖賢之德業宜乎以是姦巧之人得行其志氣焰可畏之為大丈夫也孟子力辨而深詆之其所以正人心之功大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士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為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

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

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但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

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輔氏曰士

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為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為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己以徇利枉道以求君則為聖賢之學者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信身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

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愚謂彭更之意不以舜為泰蓋以士之無事固不可虚食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羡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輔氏曰彭更至此其辨已窮不復有說則既以為食功矣以為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是眞尊梓匠輪輿以為有事而可與之食輕為仁義者以為無事而不可與之食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愚案葛國在梁國寧陵縣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或問

湯為童子復讎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無不感無不通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案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黄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黄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

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為國而不自

彊但以彊大為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已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

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人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一已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使取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

趨事赴功而已哉置一小人於其間則便足以惑其君而敗其類況於長幼卑尊皆非君子而獨欲以一薛居州使王為善豈可得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内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盖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可輕往見君至於文侯繆公屈已求見其意已切雖能聽用與否未可知聖賢於此則必見之矣至於踰垣閉户則不成舉措亦為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名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彝不可殄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烏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赧奴簡反　脅虚業反）

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愚謂竦體者竦縮其身強笑者強容而笑）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愚謂治畦灌園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

之也輔氏曰曾子厚重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於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果勇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己所知而深惡之知猶不知況為之乎此子路守己之嚴而惡不仁之誠也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又曰言心聲也觀二子之言而知其所憐所惡者如此則二子所養決不肯枉道以徇人者可知矣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毫釐則失之矣干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污穢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己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污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為狷者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税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輔氏曰因物自來而掩取之則非盜竊者之比若盜竊之為則又大不可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一輔氏曰觀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便見他胷中包括得宇宙過先言氣化後言人事者氣化有盛衰然後人事有得失此理之常也然亦有氣化衰而人事之得可以轉移氣化而使之常盛者亦有氣化盛而人事之失有以敗氣化而使之遽衰者此理之變也盖氣化無欲而有理故盛則必衰衰則必盛猶晝夜反覆之相尋人則有理有欲順乎理則事得從乎欲則事失其得失雖亦反覆相尋然人欲不行而唯理是順則其事常得而無失可併與氣化而轉移之若堯舜與賢之事是也若肆人欲以滅天理則雖氣化之盛亦可以戕賊之使遽衰三苗弗格于有虞之世三監弗靖於成周之時而漢唐之世一再傳之後遽有呂武之禍皆是也向非舜禹周公之聖及漢庭之賢佐有以平之則豈不至於衰敗乎集註則但言其理之常者耳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

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輔氏曰此

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為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堯舜既没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宫室以為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内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宫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没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没其中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屢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愚案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紂幸

臣也愚案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五十國皆紂黨虐民

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輔氏曰此一治

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之說者此言文王武王

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

大正之道周全盡美而無有一豪壞缺之失也蓋正

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

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隳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斯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胡氏名安國建安人○永嘉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襃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既空言以寓行事與天子無異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

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語録曰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臣賊子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謂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粲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夫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作春秋以討亂賊垂致治之法於萬世之下則其功又大於舜禹矣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横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

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
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語錄曰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問率獸食人亦深究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

何〇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絶又將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安為亂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以與公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揚墨之道不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於充盛窒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得達於外況能廣充之以全其量乎嗚呼人之始生也既有氣稟之

拘其少長也又有物欲之蔽其既長也又有異端邪説之誣不有聖賢之教左右扶翼之則幾何而能有所立於世哉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説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輔氏

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故氣化不應而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楊墨之說滅息君臣父子之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語録曰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遥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

焉○真氏曰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踈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葢邪說横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輔氏曰洪水猛

獸害人之身夷狄篡弑賊人之性害人之身或專出於氣化故曰災賊人之性則實出於人為故曰禍然人而為夷狄之行篡弑之事者但自賊夫已之性耳至於邪説横流不能救止則天下之心皆為蠱壞將胥而為夷狄禽獸之歸矣此其所以為害愈慘宜乎孟子之深排力詆而不少置也

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

輔氏曰重言此以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説之真可畏也

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輔氏曰知道者備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故知邪説之言特為深切而真有不得而不救之者也學者苟能考三聖之心味孟子之説詳朱子之註則非徒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亦將併與斯道而得之矣人徒見孟子為一匹夫耳而不知其所憂者如是之大所任者

如是之重也且歷代聖人之所為皆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得已則聖人將無所為矣豈獨孟子之辯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輔氏曰謂自令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孟子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真氏曰所以免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真可謂以是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存是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輔氏曰尹

氏所謂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者其亦真知孟子不得已之故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之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其語意與子誠齊人也者相似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

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 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

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與顰同頻與覷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

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輔氏曰以仲子之孫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

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以至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物也況如匡章者既已稱仲子為誠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則孟子烏得而不與之辯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也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蚓而後能充其操焉者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非人之所能為則是邪說詖行又豈可不深辯而力攻之耶○又曰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輔氏曰人倫天彝也人惟有人倫然後可以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此其所以為大也避兄離母則是無人倫矣雖有小亷僻行適足以夸於亂世而惑夫人心也可不謹哉

可不畏哉

孟子纂疏卷六